

安吉七年“霸榜”全国县域旅游： 一条“绿水青山”到“金山银山”的共富之路

鲁婷婷

当全国多地仍在为“网红打卡”昙花一现而焦虑时，这个坐落在浙江省西北部的县城——安吉已悄然完成从“生态逆袭”到“文旅标杆”的华丽转身。连续七年位列“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”榜首，2024年接待游客超3402万人次、旅游总收入达475.6亿元人民币——安吉的“霸榜”并非偶然，而是一场贯穿生态、产业与民生的系统革命。

生态转型：从“卖石头”到“卖风景”

安吉并非天生丽质。二十多年前，采矿留下的创痕仍历历在目。如今，这里竹海连绵、溪流清澈，全县植被覆盖率超过70%，成为名副其实的长三角“天然氧吧”。

这一切，源于一场“壮士断腕”般的生态修复：关停矿山、复绿矿坑，余村从矿区变身“两山理念”展示馆，龙王山也从伐木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安吉并未止步于“看风景”，而是持续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：中国大竹海、藏龙百瀑、中南百草原等景区，将竹林、瀑布、草原变为可体验、可消费的文旅

产品。2024年，生态旅游增加值已占全县GDP的10.9%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在这里成为现实。

业态创新：从“一日游”到“深度体验”

安吉早已跳出“门票经济”的窠臼，转向“全域、全季、全产业链”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。在“旅游+农业”的融合实践中，溪龙白茶小镇通过打造采茶、制茶体验工坊和茶文化研学基地，不仅丰富了旅游业态，更带动白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8亿元，实现了从“一片叶子”到“一条产业链”的跃升。

与此同时，“旅游+研学”模式在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结出硕果，园区开发出田野考古、文物修复、陶器制作等4大门类共100余项课程，年接待研学团队超过15万人次，让沉睡的历史真正“活”了起来。

更令人惊叹的是安吉持续的“自我革新”：从“窝囊漂流”到“矿坑咖啡”，从“竹海滑翔”到“低空飞行”——每年都有新业态涌现。十年间，田园嘉乐比景区多次升级，投资3.5亿元打造的“奇幻嘉乐比”在端午试运营首日，销售额便超过去年端午同

期三天的总和。

青年赋能：从“乡土情怀”到“创意火花”

安吉深知，文旅的未来在于青年。安吉通过“余村全球合伙人”“DNA数字游民公社”等计划，已吸引5万余名青年返乡创业，落地800余个青创项目，带动投资13.7亿元。

90后王丽君打造的“瀑布咖啡”“自由集野趣园”等项目，将废弃建筑变为网红打卡地；深蓝计划咖啡馆让红庙村从默默无闻到文旅相关收入年入百万；小杭坑露营基地与小红书合作，带动村民人均增收2万元……青年的创造力正在重新定义安吉的文旅基因。

共富机制：从“旁观者”到“参与者”

安吉的旅游发展始终坚持“以人为本”。创新推出“两入股三收益”机制——村民以土地、资源入股，获得租金、薪金、股金三重收益。

13年间，鲁家村村民年人均收入从2011年的1.47万元增至2024年的5.2万元；夏阳村村集体经济收入从8万元跃升至300万



元；全县每15人中就有1人吃上“旅游饭”，旅游收入占农民直接收入超20%。

这种“利益共享”模式，让村民从“要我保护”转向“我要保护”，成为安吉文旅可持续发展的最深层动力。

发展格局：从“县域样本”到“全国标杆”

安吉的创新实践不仅成就了自身的文旅品牌，更输出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“安吉经验”。“余村模式”被贵州、云南等多地借鉴，成为生态转型的典型范本；民宿服务、白茶种植、研学基地等方面的“安吉标准”，也逐渐升级为行

业广泛认可的品质指南。

此外，安吉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，与四川、湖南等地的县域开展结对帮扶，通过茶苗捐赠、旅游开发指导等方式，助力34个村庄实现脱贫摘帽，展现出从“自身发展”到“共享共赢”的大格局。

安吉能七年“霸榜”，背后是生态坚守、业态创新、青年赋能、共富机制的四重奏。它证明：真正的文旅竞争力不在于是否拥有先天资源，而在于能否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，让百姓成为发展的主体和受益者。

在文旅产业步入深度转型的今天，安吉的故事，正为全国县域提供一条可复制、可推广的高质量发展路径。

《金秋浓时杨桃香》

汶水银辉

秋分后的第三场雨，珠江便褪了暑气。我站在沙面老码头，看水波推着一片杨桃叶荡到脚边，五棱的叶缘已晕染了金边，恰如秋水长天之上纤巧灵动的金边云——好似海珠亲人过河漂江送来的家信。

三十年前旅居羊城经年，我有缘结识了同龄的黎老弟，细论我俩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为尊重这份情厚源远的情谊，我们定要厘清兄弟之位。于是分别问明各自母亲记忆的婴儿出生时辰，结果我长他四个小时。时光流长，他喊了我三十年“大哥”！那年金秋时节的一个下午，黎老弟邀我去了自家的杨桃园子，也是这般青黄参半的叶子，灵活动打着旋儿落进他递给我的那碗凉茶里，仿佛在说：“我也读懂了你们哥俩儿的心情。”

那时的珠江比现在喧闹，江面也更显寥廓。货船鸣笛惊起白鹭时，总能混着果园主人——黎老弟的父亲中气十足的招呼：“后生仔，杨桃要挑棱线鼓胀的！”我这个“后生仔”便亲切地顺喊他“黎叔”。黎叔的果园藏在官洲河汊深处，疍家船穿过水松林，先见着的准是那架探出墙头的杨桃枝，累

果实压得老枝弯成个月牙弧，仿佛躬身领首迎客似的。这亲切的姿态，让我这个旅居客不由得想到了故乡泰山的探海石和望人松，心头暖意融融。

黎叔身躯高大清瘦，待人和善如邻家长者。我平生第一次踏进杨桃园，好奇、兴奋且小心翼翼地跟紧他，又满怀期待地学着采果。我仰着头，眼巴巴地望着树上的果子，恨不得立刻爬上去摘个痛快。黎叔笑着说：“别急，慢慢来，摘杨桃要讲究技巧。心不急，手要稳。”他教我如何分辨成熟的果实，如何轻轻一扭，就能将果子完整地摘下来。黎叔带笑的眼神写满了鼓励，我举着竹竿却总碰掉青果。他也不恼，任由我手忙脚乱地弄得一地青黄杂乱，杨桃树下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。我蹲身捡拾落果时，瞥见几颗藏在密叶深处的青果。黎叔摇摇头给我看，果肉虽厚，酸涩却直冲喉头。“算计得太精的，反倒长不成气候。”他说这话时，江心恰好有白鹭掠过，翅尖扫过的水面泛起层层金圈。

珠江的秋是含在唇齿间的清甜。在杨桃园里坐下来，自然是要大饱口福，三两口“青

边红肉”下肚，唇齿间的清甜已然化作秋韵入心。黎叔从粗布围兜里摸出个锡制小秤，说道：“光绪年间的老物件，分果时每户秤杆都要翘头三寸。”他抚着秤星认真地告诉我，这是黎家“量大福大”的实证——昔年饥荒时节给佃户多称的斤两，倒换来了乡亲们护园退匪的义举。那天我捧着的杨桃特别沉，果香里浸润着百年江风。暮色渐浓时，黎叔往我布兜里塞满杨桃。五棱的果实在暮色中愈发莹润，像是把秋光都敛进了琥珀色的果肉里。

疏枝时令，我又钻入杨桃园子。黎叔稳稳地站在木梯架上，教我用掌心丈量枝距，说：“新枝须隔三掌才能留，正如为人处世总要留三分余地。疏朗处要漏过八月十六的月光。”他剪枝时爱哼几句《荔枝颂》，枯瘦的指节握住竹柄剪子，停下哼唱，说道：“剪刀口要永远朝外，伤枝不伤皮，好比说话要留面。”有回我贪多留了密枝，秋后果子小如鸽蛋，他才亮出砚台底的祖训拓片：“量大福也大，机深祸亦深”。寥寥十字，足够让人琢磨、参悟半辈子。暮色漫上他褪色的靛蓝布衫，恍惚与苍褐的杨桃树干融作一体。

那年中秋暴雨，我们举着蕉叶给幼树挡雨。黎叔突然说起他阿爷的故事，当年日本人的汽艇泊在码头，老爷子愣是把金丝杨桃种苗藏进了水车轴芯。“做人要似杨桃棱角分明，行事当如珠江懂得拐弯。”这话落在雨打芭蕉声里，竟比商会大楼的自鸣钟还清亮悠长，久久在我心里荡漾回响。

挥手一别三十年，心念亲缘未曾分。这三十年间，家父与黎叔时有电话往来。其中一次是早茶后，聊起健康长寿，黎叔言及黎家祖训，同为农家子弟又是伤残军人的家父朗声回应：“到了咱这个岁数，有事儿的时候要想到年龄，清楚自己是老年人，好多事就不能勉强做；没事的时候要忘了年龄，不用老想着自己老了，高兴干啥就干啥吧。”家父笑言，此乃老人轻龄生活的实用逻辑，或可戏称为“年龄相对论”。又有一次午休后通话，黎叔聊起珠江的变迁，家父便接过话头，谈起泰山：“站在泰山顶上往远处看，四下里没有遮住泰山的山。”这是老人对“一览众山小”最朴素的形象感受，也是对杜工部诗句最生动的体悟。

岁月如流，白云苍狗。去

年深秋，我终偿夙愿，得以故地再访。园门依旧，人面已非。黎家的果园已改成大众科普基地。园中少年伶俐，乃是黎叔曾孙，正为游人演示新嫁接的“翡翠杨桃”。扫码牌上，那句“量大福也大，机深祸亦深”的祖训，墨色如新。少年道：“太公走前留了话：‘老秤送给博物馆，那架酸枝木算盘要传给常算糊涂账的。’”暮色四合，我驻足于虬枝盘曲的老杨桃树下，仰首凝望，恍惚间似见黎叔立于云端，眉眼含笑——他定是又偷偷为喜鹊留好了最甜的那串顶梢果。

归途心绪难平，我特意绕到沙面老码头。咸腥的江风拂面，我摸出珍藏的杨桃干，细细咀嚼。三十年光阴酿成的醇厚里，依稀可辨当年青果的涩与中年果脯的酸，而此刻，千般滋味竟全化作了喉头绵长深远的回甘。对岸新起的玻璃幕墙，将漫天与孤鹜齐飞的晚霞尽收其中，流光溢彩，宛如幻境。凝望间，那璀璨的光影仿佛渐渐洇染、舒展，在我心头化作了另一个果园——一个百年江风依旧吹拂、老树枝头繁星不落的银辉果园。

金秋意正浓，杨桃香清远……